



猎原三部曲

狼王

酋长有德 著

猎原三部曲

焚玉

酋长有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癸王 / 张有德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4
(猎原三部曲)
ISBN 978-7-106-04127-4
I. ①癸…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295 号

策 划: 贾 茜 李春妹
责任编辑: 李清晨 刘爱国
封面设计: 刘爱国
责任校对: 苏一沫
责任印制: 庞敬峰

癸王

张有德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10 × 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 19 字数 / 27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106-04127-4/I · 0995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楔 子 / 001

勃索嘉措冲着正像雪崩一般向他涌来的獒群、紧随其后
“杀”声一片的马群和旷广而富饶的贡布嘎尔草原说完
这句，一勒马缰，掉转马头，落荒而去

第一章 贡布嘎尔 / 005

敬过天，敬过地，奚古扎、得莫西、韩斯冈，三个当年
叱咤风云的贡布嘎尔头人，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

第二章 红獒之死 / 021

一滚而起，红獒安达拉简直怒不可遏，反身就是一口，咬
向正再次扑上来的灰姐。可突然，一道黑影从空中直扑而
下，就在两只獒嘴眼看要咬上对方的时候，猛地一撞

第三章 灰姐借种 / 039

这种怔愣只是一瞬，图嘎便抢先一下撕开了熊的肚皮，
而熊在图嘎张嘴的同时，也张开了嘴；只是，它没能撕
开图嘎的肚皮，而是一口咬住了图嘎的雄性之根

第四章 双喜临门 / 059

这是紫霞贝，穿上丝线，戴在央吉的脖子上，护佑她脸蛋永远如太阳一样美艳；这是陶蓝珠，即使在我们汉原，也很少见到，它是在深海中，每五十年才长出一颗，送给央吉，祝她有大海一般的心怀，任草原上的鹰在胸中飞翔……

第五章 兄弟反目 / 075

这时，天上的星星开始渐渐隐去了，远处的东方，泛出一片如包裹佛经的丝帕般的金光。突然，一匹马从远处疾驰而至。“谁？”得莫西一惊，“呛啷”一声抽出了腰刀

第六章 孤寂雪原 / 093

就让他扔吧，哪怕砸中了自己，那又算得了什么，总比现在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要强，因为那样，至少还可以证明我花嘎是一个活着的生命

第七章 胜者为王 / 111

那些藏狗们，曾几何时见过如此激烈、惨烈、热烈的场面，一个个在外围既蹿又跳，既吠又叫，将那些近处的牧人都都招引了过来，使得整个上贡布嘎尔碉房前如同节日一般

第八章 活佛觐算 / 131

退出人群的米嫫央玛双手合十，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对着巴孕朶奶山轻轻说道：“巴孕朶奶山神庇佑，但愿下贡布嘎尔草原每天都如这歌声一样充满吉祥！”

第九章 红点风暴 / 147

“如何古怪？”“说是无论人还是牲畜，身上起红点，红点成红斑，红斑变红块，红块连红片，然后——”“然后呢？”“然后就没了。”“这——这是什么病？”

第十章 火经炼魔 / 167

上贡布嘎尔少爷森格昂沁和上贡布嘎尔獒王花嘎，隔着喇嘛与火堆，静静地躺着，仿佛睡在云端中一般，飘飘缈缈，任喇嘛们的经声和那淡淡的轻烟，如春天草原上的牧草，轻拂着他们

第十一章 草原情歌 / 187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钻到云朵后面去了。上贡布嘎尔草原上南牧区，一顶帐房里的人，直到远方的羊儿咩咩着被赶往原野时才安静地进入梦乡

第十二章 渔翁之计 / 205

“我也曾有过这个疑惑。但据我的通事情报，说片尔旺认为占领了下贡布嘎尔，就占领了那日河，占领了通向里孜国的通道，即使失去了现在的片尔旺，他也完全可以独立地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第十三章 喋血那日 / 223

雪獒怒吼一声，飞身扑上，迎向那正划一道死亡之弧的弯刀；而在弯刀嵌进它脖子的那一刻，它向正咬向勃索嘉措拿刀的腕的花嘎投去了深深的一瞥



第十四章 联姻解怨 / 243

卓拉朵忍着那颗强烈地跳动的心，一口气跑出了碉房，来到后面草地上，这才停了下来；而一停下来，那一直燃烧着的血，腾一下就烧上了脸颊，将满脸烧得如初升的草原上的太阳一样

第十五章 花烛空摇 / 257

央吉跑过去，拉住米嫫的胳膊，撒着娇地道：“那你说说，我的心结是什么？说嘛——”“真要说？”米嫫望着央吉，似笑非笑。“真要说。”“那我就说了啊。”

第十六章 藏樊传奇 / 275

整个贡布嘎尔草原全乱了，上贡布嘎尔见中贡布嘎尔人、马、樊在跑，下贡布嘎尔见上贡布嘎尔人、马、樊在奔，中贡布嘎尔反过来见上、下两个贡布嘎尔人、马、樊在追，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尾 声 / 297

汉扎西李浦风骑着瘦马，将一个瘦瘦的身影留在草地上，宛若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瘦瘦的问号

楔 子

勃索嘉措冲着正像雪崩一般向他涌来的獒群、紧随其后“杀”声一片的马群和旷广而富饶的贡布嘎尔草原说完这句，一勒马缰，掉转马头，落荒而去

风不吹，天不高，草不低。

但一片寂静。

静得如不远处的巴孕孕奶山。

整个贡布嘎尔草原静得喘不过气来。

突然，一只苍鹰“呀”地唳叫一声，斜刺蹿向天空，仿佛一道闪电，将贡布嘎尔霍地撕裂开来……

草原尽头，最先出现的，是一队似残云被风刮得东飘西散的人马，狼奔豕突。接着，一群马——不，不是马，比马更狂傲的獒群席卷而来。

“贡布嘎尔，你记着，我，片尔旺头人，勃索嘉措，一定会再打回来的！”

勃索嘉措冲着正像雪崩一般向他涌来的獒群、紧随其后“杀”声一片的马群和旷广而富饶的贡布嘎尔草原说完这句，一勒马缰，掉转马头，落荒而去。

接踵而至的獒群猛然刹住脚步，因为，前面就是领地的界限，代代相袭的传统告诉它们，一旦将外族赶出了这道界限，它们就胜利完成了使命。

果然，紧随其后的人马在一片狂笑声中，如它们一样，也全都停住了脚步。

“勃索嘉措，滚回你娘的肚子里去吧，哈哈哈……”

“回去抱着你女人的奶子哭诉啊，呵呵呵……”

“呀呀呀，追啊杀啊……干吗要停下来，打过去，占了片尔旺，奚古扎、斡斯冈。”得莫西一边用力勒着仍要向前冲去的黑马，一边冲立在那里大声狂笑的奚古扎和斡斯冈叫道。

“那不合我们草原人的规矩，得莫西。”

得莫西望了一眼说这话的斡斯冈，又望了一眼奚古扎，道：“他勃索嘉措进入我们贡布嘎尔，合规矩？”

“不是被我们赶出去了么！”奚古扎望着只有一缕尘烟的片尔旺人影，“现在，得莫西、斡斯冈，贡布嘎尔这片肥沃的草原，就是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啦，哈哈哈……”

斡斯冈：“是啊，这里有嫩如晨露的牧草，这里有清如巴孕孕奶山的溪水和那日河，我们兄弟三个人，从此可以安息下来，在这里，带着我们的族人，唱歌跳舞，牧羊放牛。”

“不，斡斯冈。”奚古扎将马勒得原地转了一个圈，“一间房住不下三个家，一个坑栽不下三棵树，这块草原大如天上的云朵，得莫西、斡斯冈，放开你们的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们的领地，从今往后，贡布嘎尔就一分为三，我上贡布嘎尔，你们谁第一个停下来，就叫中贡布嘎尔，最后一个，就叫下贡布嘎尔吧。”

“奚古扎！”斡斯冈不由叫了一声。

奚古扎摇了摇手，示意斡斯冈不用说了，然后冲得莫西道：“你们谁先走？”

得莫西本还想说些什么，但见奚古扎意决如此，想想只好以小指勾住马鞭，脚踏马蹬，略略挺了挺身，双掌平举至额，然后分别对奚古扎和斡斯冈“揖”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一勒缰，圈过马，向远处跑去。他的族人立即蜂拥跟上。

斡斯冈抹了一下脸，不知是要抹掉一脸的灰尘还是要抹掉这些天来一起战斗的经历，望了一眼奚古扎，“驾”地一抖缰，向另一边纵马而去。

随着斡斯冈离去的马蹄声，奚古扎猛地挥起手中的鞭，两腿一夹，向着相反的方向，领着他的族人，卷一片烟云，不一会儿，就隐进了草原。

望着转瞬即逝的奚古扎、得莫西、斡斯冈，刚才还那样为驱逐外族片尔

旺不分彼此地合力狂奔的獒群，一时有些发愣，在原地转了三圈，然后彼此亲了亲对方，这才仰天长吠一声，依依不舍地转过身，各自追随起各自远去的主人。

贡布嘎尔草原，又归入了静寂。

一缕阳光，划破云层，投射在远处的巴孕朶奶山上，映得雪光一片银白。

一只苍鹰，不知何时，飞了过来，在空中盘旋一圈，落进了草原深处。

上贡布嘎尔，中贡布嘎尔，下贡布嘎尔，在这银白中，渐渐地抖动了起来……



第一章 贡布嘎尔

敬过天，敬过地，奚古扎、得莫西、斡斯冈，三个当年叱咤风云的贡布嘎尔头人，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



01

碉房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欢声中充满着酒的醇香和羊肉的膻香。

门前的藏狗们似乎也沉浸在这欢声中，不时地闭上眼，冲着远方的天空“呜”上一声。只有离碉房不远的那堵照壁前，几条藏獒静静地卧在那儿。

这时，管家丁二烯萨双手笼在袖中，急急弯过碉房，从照壁前一路小跑过来。可当路过那几只藏獒时，丁二烯萨却突然站了下来，眼睛先是一睁，接着便渐渐眯了起来。然后转过身，将手往袖子更深处笼了笼，再次小跑起来，一直跑进碉房。

“头人，头人！”

奚古扎将正端向嘴边的酒碗就那样停在空中，望着正躬身行礼的丁二烯萨笑着招呼道：“管家，你来得正好，正要派下人去叫你呢。”

“叫我？”丁二烯萨不由抬起头望向奚古扎。

奚古扎深深地喝了一大口，边将酒碗放回桌子，边伸手抓向一块羊肉，道：“怎么，看样子，你不是特意来向头人我恭贺？”

丁二烯萨不由一哆嗦，忙将身子低了些，抬起双手举至额前，诚惶诚恐地祝贺：“恭喜头人喜得儿子。”

“哈哈。”奚古扎一阵畅笑，笑声中，伸嘴将手中的羊肉撕下一大块，边咀嚼着边含混不清地说，“管家，我知道你来不是专门贺喜的，有什么事，说吧。”

丁二烯萨再次额手，然后抬起头来，道：“是的，头人。我接到报讯人的讯息，下贡布嘎尔头人韩斯冈最近从汉人手中换了一批奇珍异宝，特来讯告头人，请头人前去赏玩。”

“奇珍异宝？哈哈……”

丁二烯萨不明所以地望着大笑的奚古扎。

“我也正要差人前去向他报讯，我上贡布嘎尔后继终于有人！”奚古扎抓起酒碗，又美美地喝了一大口，这才接着说，“报讯人现在在哪儿？”

“禀头人，现在下人住处。”

“请他过来。”

“这——报讯人是不能直接见头人您的，这是规矩。”

“我就是规矩。”奚古扎望了一眼丁二烯萨。

“可是……”

“去吧，叫他过来。”

丁二烯萨无奈，只好躬身退出门去。

“管家大人，万万不可，下人只是报讯的，不敢晋见上贡布嘎尔头人。”
报讯人听过丁二烯萨的意思，双手平额，连连后退。

丁二烯萨躬身道：“这是我们头人的意思，请您还是不要介意。”

报讯人非常不安地道：“可这违了礼法啊，想必那个传说你丁管家也曾听过。”

原来，自古部落之间的联系，都是报讯人直接面见头人呈报的，可是，打从一百年前，草原上两个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牧场有了间隙，一个部落头人便派一名下人，以报讯人的身份去另一个部落刺杀。结果，在面见头人时，报讯人出其不意，将这个头人杀害了。为此，部落头领联盟公议，作为规矩定下来，今后所有报讯人都不得直接晋见头人，哪怕事情再紧急，再机密；如有违反，对方部落有权立毙报讯人。

“当然知道，但在上贡布嘎尔，我们头人就是礼法，无妨的，您就请吧——”
报讯人无奈，只好谦让一步，随着丁二烯萨走出帐房。

“下贡布嘎尔报讯人违背礼法参见上贡布嘎尔头人。”报讯人行礼道。

“哈哈……报讯人违了什么礼法？”

“这——”报讯人将眼睛偷偷望向丁二烯萨。

丁二烯萨只好再次道：“在上贡布嘎尔，我们头人就是礼法。”

“是，管家。”报讯人侧身向丁二烯萨谢道。

“听说，”奚古扎探了下身子，“你们头人斡斯冈从汉人那里换了一批奇珍异宝？”

“是的，我们头人是这样说的。”

“想请我过去赏玩？”

“是的，我们头人是这样说的。”

“那是些什么样的宝贝？”

“我们头人没说。”

“你们头人没说，你可以说嘛。”

“不敢，头人，报讯人只是头人的喉舌，头人让怎么说就怎么说……”

“现在你在叫我头人，我让你说。”

报讯人不由抬起头来，眼睛里露出十分的讶然，但接着又低了下去：“头人，我只是下贡布嘎尔头人的报讯人。”

立在一旁的丁二烯萨见奚古扎也许是酒后说出了如此不该说的话，忙侧了侧身对报讯人道：“我们头人的意思是，他恨不能立即见到那批奇珍异宝。”

“哈哈……是，是，我恨不能马上见到。”奚古扎听过丁二烯萨的话，知道管家在替他解围，忙应和道，“请告诉你们头人，就说上贡布嘎尔正在忙着庆贺儿子的出生，等忙完这阵子，一定前去观赏。”

“是，头人。”

“还请告诉翰斯冈，我很想他。”

“是，头人。”

“嗯，说我备了上贡布嘎尔最好的酒，等他来喝。”

“是，头人。”

奚古扎端起面前的酒碗递给报讯人：“愿巴孕尔奶山神保佑。”

丁二烯萨忙伸手接过酒碗，然后递给报讯人。

报讯人接过酒碗，伸出无名指蘸了酒分别敬过天敬过地，这才双手捧着一饮而尽：“谢头人！”

02

“汉扎西，请饮一杯。”翰斯冈双手捧起酒碗，举向汉人李浦风，“你是巴孕尔奶山神送给我的尊贵客人。”

李浦风努力睁开被酒精燃烧了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端起酒碗，再次送往嘴边。

可是，碗还未到嘴上，李浦风便一头栽到了地上——他真的是醉了。

“呵呵呵，汉扎西，汉扎西。”韩斯冈也已醉意朦胧，见李浦风醉倒在地，竟误以为他是在向他行汉人的礼节——李浦风第一次来时，行的就是汉人的跪拜礼。

那是前年秋季，韩斯冈骑在他那匹高大的枣红骏马上，正在下贡布嘎尔通向巴孕孕奶山的那条道上巡视，突然，藏狗们一片杂乱地吠叫着向前面跑去。起初，他以为是藏狗们发现了诸如狼、豹或是别的什么野物，并没有在意，直到那条公獒半耳列拉桑塔率着乌幄楚和巴萝楚两姐妹獒也冲了出去，韩斯冈这才不由心下紧了一紧，策马向前面的土坡驰去。

驰下土坡，就见前面的道上，藏狗们正将一个人团团围在中央，一个劲地吠着，半耳列拉桑塔和姐獒乌幄楚、妹獒巴萝楚则各占一方，在藏狗们的外围坐着，既不参与藏狗们上蹿下跳的吠叫，也不闯进去将那人扑倒在地。

这个人就是李浦风。

李浦风一开始见到那些藏狗，还可壮着胆子“哦呵”“哦呵”地斥喝着，可等见到三条獒分在三个方向蹲立之后，他便立即住了口，不知是吓得不敢出声，还是因为他知道藏獒是从不轻易对陌生人进攻的，而且，有了藏獒，很快便会有它们的主人出现。

果然，李浦风的判断一点没错，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藏人骑着一匹骏马正向他走来。

“藏扎西，藏扎西——”

李浦风不懂更不会说藏话，但他知道，凡藏族男子叫他们“扎西”，女子叫她们“卓玛”，准没错。

韩斯冈一听那蹩脚的“藏扎西”，就知道，这是一个汉人。

于是，韩斯冈喝退那群藏狗，然后高声叫道：“啊，尊贵的汉扎西，是巴孕孕奶山神将你送到我们下贡布嘎尔草原的吗？没事了，你遇到的每一个藏人，都是你们汉人说的‘亲人’。”

可是，李浦风还是战战兢兢着说不出话，用手小心地指了指那三条仍蹲在那里的藏獒。

“半耳，你们还不离开，尊贵的汉扎西是我的客人。”

姐癸乌幄楚和妹癸巴萝楚望了望半耳列拉桑塔，它是整个下贡布嘎尔草原上的癸王，它们得听它的。

半耳列拉桑塔望了一眼斡斯冈，那意思是说：“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妥呀，主人，我们一直蹲着没动呢。”

“汉扎西。”斡斯冈一边跳下马，一边叫道：“请你抬起你的高贵的脚，踏着下贡布嘎尔的草，随我来吧；碉房里，有酒有肉在恭候着您！”

李浦风见三条癸只是蹲坐在那，并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它要向他进攻，这才大着胆子向斡斯冈拱了拱手：“高贵的藏扎西，我是汉原的使者，路过这里，误入了您的领地，还请切勿怪罪。”

“既然来到了下贡布嘎尔，就是我斡斯冈的尊贵的客人，请随我回我的碉房吧。”

进了碉房，一直被半耳列拉桑塔吓得胆战心惊的李浦风，这才想起对斡斯冈行起礼来。

斡斯冈正走向主座，一回身，咦，人呢？跟在身后的李浦风上了哪儿？可再一看，呵呵，原来他正趴在地上，冲他磕头呢。

而他这一磕不要紧，要紧的是守在碉房门前的半耳列拉桑塔从没有见过汉人的这种礼节，立即一个纵身，便向李浦风扑来，一下将他压在了地上，动也不能动，那猩红的舌头，对着李浦风的脸，哈得出了窍的李浦风的魂魄“吱溜”一下，又缩回了他的躯壳。

幸亏斡斯冈及时喝开了半耳列拉桑塔，要不然，不要多，哪怕再过三秒，李浦风准会吓得晕过去。

待弄清楚这是汉人对他人尊重的最高礼节之后，斡斯冈不禁呵呵大笑起来，说：“尊贵的汉扎西，您能来到我们下贡布嘎尔，行大礼的，应该是我才是啊。”说着，就要给李浦风行礼。

李浦风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是拉好还是不拉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受了斡斯冈一个大礼，然后，宾主这才坐了下来，饮酒食肉。

“汉扎西，行啦，这个大礼行得时间太长啦。呵呵呵……”

可斡斯冈伸出的手竟一把没有拉动李浦风，这才知道，汉扎西真的是喝醉了。